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八十八

史部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三

劉裴

劉文靜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倜儻有器略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

堞傳烽吒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旣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它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剝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傭傭相憂者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南

幸兵填河洛盜賊蜉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頃
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櫟大呼則四海不足
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
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
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
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
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
勑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

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兵精馬彊
宮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賢豪並興
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
私可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偽為詔發太原西河雁門
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為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
遼繇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
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怙怙以待
禍哉又脅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

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即委文靜長孫順德等募士
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作符敕發宮監庫物佐軍興會
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書詣留守告
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
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
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
雅詰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
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司馬文靜勸改旗幟彰特

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
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
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
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
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
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
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通兵尚數
萬欲引而東文靜命將追執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大

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
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
羣下言尚稱名帝坐嚴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
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
可忘公其無嫌薛舉寇涇州以元帥府長史與司馬殷
開山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果平之復爵
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
文靜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

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為禳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

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忽不顧難
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遂殺之年
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
弓藏果不妄貞觀二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
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
簿及長偉容貌涉知書傳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
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

四十當貴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蒲酒通書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乃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斌廉俾與寂博陽不勝寂得進多大喜日滋昵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偏天下城闕外即戰場雖徇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起寂進宮女五

百米九百萬斛雜綵五百段鎧四十萬首大將軍府建
為長史下臨汾封聞喜縣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
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
決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
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
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盜處處屯結疑力
相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
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

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
區物四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戶隋
帝禪位公固讓寂開陳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曰
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
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臥
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武德二年劉
武周寇太原守將數困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討
賊以便宜決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埭

水上流寂徙屯為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寂晝夜馳
抵平陽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下詔慰諭俾
留撫河東寂無它材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贅焚
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為賊守寂
攻之復為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
如初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
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齎玉食寶

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王多興細微間
闢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姪帝室一呼倡
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宦光顯非劉季亭長蕭
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
自鑄又聘其女為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
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
綏今四海安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
相與老爾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九年冊拜司空遣尚書員外郎日一人直第貞觀初太
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輶寂辭帝曰公有佐命
勲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
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
京師帝讓曰公勲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
間或弛紊職公為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
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惶懼不敢
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

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旣免
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
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
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帝曰國家於寂有恩必
不爾旣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
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
長公主終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武后時為殿中監酷
吏殺之始高祖論太原首功詔尚書令秦王尚書左僕

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怒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
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
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
穀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長史許世
緒等十四人恕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封
戶時文靜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
人寂戶千五百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

如晦戶十三百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戶千
二百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
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修
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
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
杜淹元仲文戶四百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
行師馬三寶戶三百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
等十八人功不甚顯然參附義始事班班見當世今次

第其名總出左方云

趙文恪并州人為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
武德二年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中國經大亂馬耗
會突厥講和詔文恪至并州與齊王謗市邊馬以備軍
劉武周寇太原屬城盡沒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絕齊
王使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遂棄城遁詔下
獄死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覘詒長安還具

論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擢累
嘉州刺史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執高君雅等有
功以右三統軍從下霍邑圍長安力戰遷左武衛大將
軍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滿政請
救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沒坐除
名徙邊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為秦州刺史朝邑縣公

寶誼游太學受書業不進去為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
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
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
使黃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
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為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
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為所禽帝聞為泣
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半段米三百斛
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

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謚曰剛子協字壽善
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謚曰威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
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
公姓名已著謠錄今擊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
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為天下倡帝王業也公奇之
顧倚親密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
公卒弟洛仁亦從起晉陽錄功至冠軍大將軍卒贈代

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為親將洛陽平當誅秦王壯其才釋不死引為左親衛建成之釁師立參奉密議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錄功拜左衛率遷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姓在符譏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為隋官不過六品材駕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帛

帛召入臥內慰勉羅藝反京師震駭詔師立檢校右武
候大將軍勒兵備非常藝平有司劾黨與師立坐與善
除名尋以藩邸舊檢校岐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未
報即遣使間諭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為開橋二州又
黨項酋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倚險自守亦遣說下之
詔赤辭為西戎州都督師立以母喪解岐人表留遂不
得赴哀時河西黨項破丑氏嘗苦邊又阻新附師立討
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之抵鄜于真山而還

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謚曰肅
劉義節并州人隋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
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為最厚兵將起
威君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
為鴻臚卿時傾府庫為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
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為薪以易布帛歲數十
萬可致又請軸舒藏內見繒取羨尺補雜費得十餘萬
段調度遂給遷大府封葛國公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

龍子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入賈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為民徙嶺南終欽州別駕從子思禮武后時為箕州刺史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為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陰約君臣思禮因以術眩衆見者必曰當三品使嗜進者充望然後云綦連耀且

受命公等皆因之事敗武懿宗按之陰弛思禮禁使多
逮引思禮冀自脫悉引素相忤者將刑猶不寤與衆人
斬於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王勣勣兄
勔路敬淳等三十餘族竄逐千餘人

錢九隴字永業湖州長城人父文彊為吳明徹裨將與
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為奴故九隴事唐公善騎
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戰薛仁果
劉武周擢累為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

討劉黑闥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郇國公以本官為
苑游將軍貞觀初為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大
將軍潭州都督諡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以罪為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
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事削爵
貞觀六年陵州獠反命討之為左驍衛將軍又從李靖
擊吐谷渾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
仗以勲減死後為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遼

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右武候將軍卒贈
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為隋驍果兵與武達
至長春宮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
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為肅州刺史突厥騎
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
人與戰虜稍却復殊死鬪薄之張掖河潛命上流度兵
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

將軍鹽州突厥叛詔武達趨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壯

龐卿惲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邾國公卒追改濮國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仕至太子賓客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為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為割利

特勒義兵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
陽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
賀咄設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
詔右武候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
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
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賄賜者虜引還授總管改楊國公
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
豐久恐與突厥為脣齒乃請入朝授右武候將軍徙息

國公加賜宮人綵千段屬有疾高祖親問之後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年卒

張平高綏州人為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遂預謀議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為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贈潭州都督

李安遠夏州人父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世為將家以

財雄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大夫苟勝已必傾心交之襲爵城陽公與王珪最善珪坐王頗得罪當流安遠為營護免後補正平令兵起攻絳州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唐公素與安遠善及拔絳撫慰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後從破屈突通進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討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奉使吐谷渾安遠與約和吐谷渾乃請為互市邊場利之隱太子將亂陰使誘動安

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重貞觀初嘗命統邏騎都下督盜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損名卒贈涼州都督謚曰安追封遂安郡公

馬三寶性敏猾事柴紹為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間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為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

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果與柴紹
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
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興兵處邪衛青
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為公卒謚曰忠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并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霄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

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串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異夫蕭何

曹參云

唐書卷八十八

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李高遷傳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舊書資州
作陵州涼州作梁州

錢九隴傳湖州長城人○舊書作晉陵人

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二十九

史部

唐書卷八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十四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

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
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
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
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
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
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
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
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

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
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
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
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
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
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
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
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

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
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
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
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
夜襲文靜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靜一壁獨
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
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
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

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
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
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帝遣其家
僮往召通趨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
關率兵將如洛旣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
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
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
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為復東衆皆捨兵通

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
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
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
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
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
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
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
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

俘累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
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
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
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
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為刑部尚書自以不習
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
觀初行臺廢為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
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

司空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
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
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旣
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
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
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
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
通之清益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
陽積閱為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
侵得晉滄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
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
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
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
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
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

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氣相
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
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
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
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
排梢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
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
伏親挾弓令敬德執梢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

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
使於建德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
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
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
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
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
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
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

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
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
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
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
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
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
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
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聽

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

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鬪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為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

普原論功為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
右武候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
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
財必散之士卒然肄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
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
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
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憚罷召讓曰
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為乃知

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
得勉自修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
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
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
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
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師還
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
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給

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
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
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
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
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
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
史崔福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累遷右武候長

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
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
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
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闥
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寶封一千戶貞
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
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
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

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為反
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
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
三也北方霜旱稟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疎突厥親諸
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
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
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
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

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
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
年追改郊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中
歷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
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
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為普州刺史終橫州司
馬子悌仕玄宗時為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
說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

司業以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為隋將來護兒帳
內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
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
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
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
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
利誰為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

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
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
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
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
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
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
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
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競金計曰世充多

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
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
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
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
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
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
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
鋒廬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

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為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梁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

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
瑀輔國大將軍襄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
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
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
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鄭
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
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儉
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

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畫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隋戎州刺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儉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寔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庭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

豈可幾然喪亂方剗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為公
思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
定京師為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舍人
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
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
至軍會孝基等為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屯蒲州
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
孤尚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

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寶曰獨孤拔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資產賜儉還為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為遂州都督食綿

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
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
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為民
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
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
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
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
帝為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居官不事事與

賓客縱酒為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少子觀為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皎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皎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憲字茂彞仕隋為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

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
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
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章
臯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
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
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
昏主方我改變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

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

中書舍人出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蚩薄之

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太和中為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為詩負才無所屈乾符末避亂湖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為副歴晉絳

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為判官遷副使終閻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為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姿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為秦王所識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摧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為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

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為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遛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

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
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
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改封襄國
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顧曰當與
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及
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
壯肅三世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齷

鹹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
昌質判所疑後依劖南節度韋皋表為校書郎宰相
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
欲親用頗為韋貫之苛詆偃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為翰
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
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劖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
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

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
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酋蹉祿來請立石刊誓
脩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
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
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
游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
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讓即日解而
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

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羈寢所向少
詣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秘籍
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
雉兔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儼前世事無複用者衆
大驚擢累尚書郎為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
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

云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徒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幾之會間不容髮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唐書卷八十九

唐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公謹傳卒官下年四十九○舊書卒官年三十九
唐儉傳字茂約○監本誤作茂系今從舊書及昭陵從
臣碑改正

段志玄傳三世孫文昌○臣德潛按文昌憲宗時人命
改作平淮西碑者必非三世

文昌子成式為吉州刺史○舊書作江州刺史

唐書卷八十九 考證

謹案卷八十八第十七頁前六行從破屈突通刊

本屈突訛突厥據明監本改

卷八十九第十九頁前四行頗為韋貫之奇訛刊

本奇訛奇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蔣惟暨